

曹禺全集（6）

曹 禺 著

博 库

中国·美国·台湾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权 利 声 明

对从博库网(www.BOOK00.com.cn 和/或 www.BOOK00.com) 下载的作品, 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, 博库公司(BOOK00, Inc.)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, 包括但不限于: 出版、复制、传输、发行、出租、播放、传播、展示、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/或数字载体、印制、镜像、设立网站、上载、下载。未经博库公司(BOOK00, Inc.)许可, 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, 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的还是非商业目的。

未经博库网的许可, 任何人不得修改、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。

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、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, 任何人不得侵害、破坏。

“BOOK00”, “博库”及相关图形等为 BOOK00, Inc. 的商标。

出版说明

曹禺是我国现当代的戏剧大师，他的戏剧创作和戏剧论著所取得的卓越成就，以及他对中国戏剧事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是举世公认的。他不但在中国现当代戏剧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，而且在国际剧坛上也享有盛誉。为弘扬中华文化，弘扬中国现当代文学以及戏剧的优秀传统，推动中国戏剧的发展，促进国际戏剧交流，特编辑出版《曹禺全集》。

本全集邀请曹禺研究专家田本相、刘一军任主编，邀请曹禺先生的夫人李玉茹女士参加编辑。全集共分七卷，第一卷至第四卷为话剧剧本，第五卷为戏剧论著，第六卷为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书信及其他文章，第七卷为改译、翻译剧本和电影剧本等，并附录《曹禺年表》。各卷均按发表年月日先后编次。

本全集所收作品，均采用最初版本或最初发表在报刊上的底本，参照其他版本作一些必要的校订，并作一些必要的注释，最后，经曹禺先生亲自审定。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1995年2月25日

小说、诗歌

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九五年

今宵酒醒何处

疲乏了么？

不，一点不。梅露出她一对酒靥。

音乐开始奏曲了，四周消失在黑暗里，眼前白幕映射出变幻的剧情，但他们何曾注目及此。二人都似有些闪涩涩地，觉四周的空气干闷难忍，然而全以为自己的，他——或她——在欣赏剧中优美的事迹，终于静听凄悲的弦声。

“前天的事，我十分对不起你。但我总不愿提起，我怕你着急。”梅终于沉重地对他说了。

夏震突然地惭愧起来，他觉得自己太无主见了，他应先以话安慰梅璇的。

璇，你不要为我难过，不过自那天后，我觉前途渐渐黑暗了。当天我在叔父面前责问他，他自己也承认失礼。然而他昨天突然变卦，他居然以长辈的口气问我怎样同你认识的。并且说些交友慎择这些话，还讲许多侮辱人的例子给我听。我气得堵起耳朵不理他，他觉着不好意思，走出去了。所以我到晚上才给你写几句话，或者你已经等得不耐烦了。——不过你总不要气馁，我知道你极容易失

去勇敢的。望你相信我，在第一天你到学院时，隐隐中觉得我已寻着一个好朋友了。

真挚的夏震哟，感激中寻不出一句相当的话来表示。

唉，璇，我不知怎样，一见着你，我的知识地位早不知落在何处，一股的情绪使我不知说什么好？唉，梅！

不要胡思乱想了，放下心去，我们说旁的事！她把自己的手轻轻放在夏震的掌里。夏震紧紧地握住。

啊，这柔软的嫩手！

倏忽一月过去。梅璇不但来到日本，她的叔父也预备在 B 地营商，当然野村三郎的回国念头，也是取消了。小谢与夏震常来往，于是 miss 梅的性格及思想，他也明白许多。在他同梅数次长谈之下，他承认梅是一个爽直，有感情，有判断力的女子。虽然他为夏、梅的交往未经过社会认可的正当手续，他时常鼓励着，使他们的爱建设在巩固的地基上，不落在进锐退迅的深谷里。他劝夏震移居 K 大学附近小村里，因为他听见梅有一次深夜似乎跟到夏的房间里。不过夏震居然搬入那所明亮的平房里了。并且每晨还走入林中练习身体。这种改革，据小谢说皆是梅璇看护的手段使他如此！

然爱恋，总不是这样简单。黑胖的野村三郎一面对梅殷勤，一面与梅的叔父有意无意地进夏震的谗言。果然，这几日梅的叔父竟数次推病不见夏震了。

暑假一日一日地逼近，母亲望儿迅归的热情亦与日俱增。夏震

三次接着母亲的家书，他痴呆着，一时又把信掷下。只是小谢无聊地拿着信轻敲桌角，时时计算行期。他告夏震预备 S 地见他的 Fiancee。行时，梅璇亲手织一对枕套把他带给小谢的未婚妻 miss 汪。

红满枝，绿满枝，江南的夏早已热得不堪。S 的蝉噪声有些秋意，小谢的心逐渐觉得烦躁而凄惶了。K 大学的开学通知已接到，这种有魔鬼性的公函，当然要使他离开 miss 汪重到 B 地去。然而 B 地的夏震呢，除在六月间收到他一封短信，略述外界及梅的叔父对他们的不满之外，以后竟久不得他一些消息。小谢终以为夏震的静雅书室中充满说不尽甜蜜的爱恋，故无意执笔，所以也不通书翰，直到近几日他始函告夏震他的行期，他暑假中与母亲及 miss 汪的欢聚，且恳切地问及梅及夏这长时期的生活。

这一次夏震的复书却收着了，是一封字迹潦草的长信。

文伟：

这是寂寂的夜半了。窗外秋雨仍在淅沥，斜雨吹进峭寒，细冷的雨丝滴湿面前的信纸。阵阵狂飙过后，黑暗中惟闻秋叶沙沙地诉苦。室中静悄悄地，除了永不属我的瘦影，便是凄惶的自己。天气如许，偏又如此孤寂。B 地客居的光景，想江南的好友再也想不到吧。

你不要以为我在 B 地寻乐，现在我几乎无时不在 Sufferin g。昨夜我同一位姓王的又在那些荡妇里面混——恶浊的空气充满了

兴奋的肉味，惨白的死尸的蠢动也是动人心目的哟——今晚到村南酒铺里痛饮，昏沉沉地归来，见桌上你寄来的长信。良心的不安使我无勇气走到桌旁，因为醉眼昏花中，又以为是母亲寄来的呢！

我十分感激你对我如此关心，且尔为梅想出些周密的计划；然而此地只有感伤的回忆。凄切的秋声，一切都俱成狂乱与烦躁。良好的热情只好付诸流水。

唉，文伟，我已失败了！

现在，的确是很简单的。她是一位 Cogitative 的女人，在她面前现出金钱的偶像与青年的面影。然而恋爱决不能塞满女人的虚荣。这种缺陷便使她改变了往日的意旨。文伟，不要想某国一位美丽的公主，因爱一个平民而私奔，或一个富族因拯其爱人而致死。事实终是事实，这些话不过是说部的故事，引起骚人的逸思罢了。

雨愈落愈狂了。窗外只不住地砰訇，空气益加凄冷，只是笔端温暖起来，还是继续写下去吧。

你走後一月中我的生活是美满的，也是凄迷的。我同她在溶溶的小河中划舟，月光下常在麦地间散步。那里空气带着土香，黄长的麦秆暗地迎风欺凌而呼号。回视村中，红光点点，闪烁着如远处的萤火。然而她抽噎了，她诉说野村三郎不形于色的忌妒和逼迫，叔叔时时对她的行动的干涉，他忿激地哭求我与她一起 elope。请你想想彼时的情景，满地浮幻着月的海银光，夜半的夏风摇曳她的衣裙向我飘摇。这时一个女人倚着肩儿哭泣，哭诉她的痛苦，轻轻吐

出 e l o p e 字的颤声，这是如何的 R o m a n t i c。

大概我将要冒冒失失地与她计划怎样逃奔的故事吧。然而文伟，我很聪明，凄迷的心境使我不止地劝慰着她。危险的关键，只好在河面轻浮的草叶上，颤巍巍地飘入大海里去了。

或者你要责备我吧，说我是负心儿。固然当时我不知如何把如此引人兴味的事物竟然给糊过去，现在我，始觉得排布得体。文伟，我不是诗人，她也决不够为诗人的爱者。读过几篇西洋诗人小传，便觉得自己是 S h e l l e y，是 B a w h i n g，在如此令人情迷的爱的过程中，也要加上同样的材料，诚然是天大的呆子。

你不要以为呆人或哲人，固然伟大的耶稣与但丁是有名的呆子。或者你心中想出，假若我做一次呆子与这 C o g i t a t i v e 的女人一同 e l o p e 即便被弃了，这样深刻失恋之苦必能把逼成 D o w o n 一般的诗人。然而文伟，现在我确实地被弃了。诗未作成，酒反喝的不少。由那些淫妇被窝中半夜踉踉归来，仰视天上凄寂的星辰，反问自己适才为何那样狂暴兽性的搂抱摸索。凄凉与苦闷催出我心中的热泪，独自在苍茫的田野里呜咽着。哲人般的呆子是如此的么？

心花已经枯槁了，我的思想记忆已日渐衰颓，大脑总昏沉着发痛。假前优美的幻想早已埋入坟中，现在只有空虚落漠占领着死闷寂寥的空气。文伟，腹内的苦情道出刈心的痛苦，让它腐败在久死的心室里，又感觉说不出的凄闷。在秋风中乱转的黄叶，终要留下它飘零的痕迹。唉！让它留迹罢。

人类是这样险恶。床头金尽，村中放牛的牧童们也对我放出凶狠的目光；因为那辆鲜明宽阔的汽车已不在村中土道牛吼了。夜半归来，梅的叔父竟实行他保护者的责任，遂告我自重自己的地位同她的名誉，事后始终没能与梅谈论。诚然，都因为汽车的威风丧失了。

事实不是如此简单，我仍然做我的呆子！从远离她的大门前瞭望着，只是人影渺无。不过在那一夜我觑见着她。

在帝国影院屋顶跳舞场中，谐声漂亮的音乐奏舞起。一双一双紧抱着的惨白的男女，凄乱的舞步急随着悠谐的鼓拍。红绿的酒色，淡紫的烟氛，在惨青白亮的灯光下，何处不化成梅的飘远的细影。然而从迷乱的男女丛中姗姗地走来的不是她么，啊，她是这样带着神秘性的女子。不过文伟，她打招呼了，在她身旁的人也同我行礼了。

“夏先生，好久不见呀！”她点头闪过，“啊，mister 夏，真是久远的很。”野村重三郎发出他鹭鸶般叫的笑声。

眼前一阵乌黑，我突然扑在桌上，醒来只有邻座男女的调笑声在我耳旁萦绕。

翌日，我收到她一封信。她说她叔父与野村重三郎怎样压迫，怎样干涉她的行动，说叔叔耳皮软，若能塞住野村重三郎的野心便能“恢复昔日的美快的生活”。现在她进行的事，望我忍耐地等她，并且望我恕她昨夜对我的落漠。文伟，你说我信她么？

只解欢娱的女子哟，怎么眼光如豆般的狭小。假若你是为你日本的爱人，这有 K 大学教授名目的朋友也值得如此留恋？——梅璇，既以前月下的谈心你一片谎语，现在只要我在你面前求恕；那么，因为你仍为惧怕触发我高傲的狂情而编织些悦耳的言语，我恕宥你了。既说你自己是富贵中人，不甘于清贫的恋爱生活；那么，因为女子多爱名利的，我也恕宥你了。说我穷酸么？我回家变卖些财产，也可供给你开销一时。说我卑贱么？那么，今后我捐弃这“吃不饱，喝不足”的教书生涯，每日在漆黑的社会中钻营，将来弄几个督军几个总长的官职，想你的虚荣欲也能满足了。唉，只要你等待我，总有一天你知道夏震为如何人。他给你钻石，我给你镭（Radium）殊。他不是日本野村公舞的长子？我要作世界的伟人。唉，梅呀！

You would have understood me, had you waited; I could have loved you, Dew Las, well as he (Dowon's poem)?

文伟，我常是这样思念，每日希望她短札出于真诚，冀望一日门外有她的足音。然而三星期前在街上，我又遇见她。她同那位日本绅士由金店走出，竟昂然迈入那轿式的汽车里。——事已至此，夫复何言？我的心身日益萧索。长日昏噩噩地，饮酒凄闷。到荡妇窝里，胡闹也是凄闷。终日觉得空虚落漠，不知怎样是好。

真的，我被细情萦绕得怠倦了，心怀只感到寂寥。我不复以我为夏震，以前甜美的生活几乎完全忘记了，——不过在苍凉的夜半，

月儿照在窗前。微风吹来钟声，常常把我带到那小溪旁边。在那里我忆起她笑咪咪的小口中曾经又羞又慌地吐出，我爱你三字。远望着黑魑魑的天际，似乎满身光华的她向我飞来。看一个流星！这个神秘的印象也化为无形。再听荒凉的犬吠声，满地的青草也应叹着发出似闷似悲沙沙沙的感慨。

秋风逐渐萧飒了。母亲两次寄来的路费，俱为那些荡妇抢去作酒资。近来无日不梦见母亲，也无日不饮酒，终日无勇气回家。因为还有几架旧书，一些过时的洋服可换钱能在此地逗留几日呢？昨夜大醉，酒酣耳热之时，拿笔乱涂一阵。醒来不知写的是什么，现抄下给你看。

朋友，举起这只满筛的酒杯，
让我们开怀痛饮；
人类本是残酷无知的蠢物，
何必如此拘谨！
且放开畅饮呀，
听我痛抑忿激的狂情。
我原是伶仃的独人，亲父早死。
吾母本无他儿，唯赖孤子是存。
儿痛，母哭；
儿肥，母苦。
如今母瘦儿已壮，朝朝倚闾望儿归。

——唉，朋友！

因为那 cogitative 的女人哟，我始终将母爱忘记，

因为她有一对漂亮的眸子，吾母已为我抛弃。

彼时老母望儿儿不归，莹莹眼珠如水流。

然而滴不断，

如丝的春愁！

不过朋友，你莫心惊：

人间本无同情，何处见爱诚？

昨日她把头儿贴在我的心窝，

今晨却与他勇行！

——日暮凄风摇我，孤零！

西风紧，雁南归，梦里老母望儿归，

儿不归？

何处飞？

寒夜热泪垂！

朋友，便是我重返故乡啊，

怎处此凄闷的心伤！

便是再得一番喜悦啊，

依是我故样！

岂不知，朝朝老母念儿涕，

——怎奈此番心灰呀，如烟氛的凄迷！

切莫悲哀呀，朋友放下你的幽凉的弦琴，
再斟一杯热酒呀，朋友浇浇我们的愁心；
人类本是残酷无知的蠢物，
你我何必拘谨。
今朝有酒今朝醉，莫提明日呀，
——心凄紧。

寒渗的雨意透进窗棂。冷风细细把一丝丝酒意吹得毫无。檐外的檐漏点点滴滴，窗内只有摇曳的孤灯，闪闪地照着我，想潇潇秋雨早已滴尽了。我记起宋人周邦彦一首妙词，恰是如此的孤凄。

“秋阴时作，渐向暝变，一院凄冷。体所寒岁，云深无雁影，更深人去寂静，但照壁孤灯相映，酒过邻醒，如何消夜永？”

啊，文伟，再见吧！

震上，旧历八月二日

凄惶的中秋在失意的期望中淡淡地过去，梅的消息更是渺茫。近几时虽有小谢时谈几句幽默（Humor），然而烦乱的夏震毫未引起往日的兴念，惟目目凝望黯灰秋云里一群一群南飞的大雁。他的飘摇生活已不能继续下去，大概有些学生不满意他近日来的所为吧。在晚秋的薄暮里，窗纸为风吹得呼呼作声。室中气象逐渐阴暗，夏震的面目也灰暗无光。小谢在对面的沙发上枯坐着，他们各自默默不语。

“老夏，我且到底不信，梅璇不是这样人？”小谢蓦地又这样

问起。

“信也如此，不信也是如此，事实是这样……自从我接着那封短信，以后一个多月就没有得到她的消息。”

“必定有变故！miss 梅不是一个无感情，无眼光，无作为的女子。”小谢复坚决地肯定着。只是夏震仍迟钝地移动他那无神的眸子，呆凝着书架上的绿花瓶。

“原是的，一个有法国血的女人怎能明瞭她中华祖国男子的心，况且看护本是好医生预备的。唉，我总是这样想，理想和现实总是这样背谬着。所以——不提了，小谢。我被这种无聊的事情闹得一天比一天疲倦，我的神经再也不能这样无代价地牺牲了。现在我切望地见到母亲，我的心是渐渐安静。昨夜我又梦见我的姆妈，仿佛已晓得儿子的遭遇，她抱着我哭，我投在她的怀里大嚎，醒来还是孤孤凄凄的自己。小谢，人总有一天要回家的哟！凄凉的B地确实不可以留了。”夏震低着头凄闷地哀诉着。

小谢不愿引起他的痛苦忧思，又高谈他一串一串的历史上的轶事。只是夏震又注视着帘外成圈的黄叶纷飞在灰黄的地上。

夏震明晚就要南还了，小谢依然不见。在前几天的下午与他略谈一时，自后便到学校里也未见着他。凄迷的夏震并不感觉如何失望，爽爽快快地一人上船尽管无牵挂些。他把几架书籍送到拍卖行，几件破衣服也舍给附近的苦孩子们。船票也买了，一人在灰雾迷漫的薄暮中由轮船公司踽踽地走回。不似秋风了，垂死的枯枝为风摇

得啦啦作响，偶有一二老鸦在枯枝上幽凄，吱呀一声向天边下去。再远便是那久居的村庄，然而为暮霭所掩埋。他的鼻炎被风吹得酸痛！耳轮已是麻木无觉。内心的闷苦如海涛般涌起，只望流下无尽的愁泪，得着一番恸后的快感。然而满眶的眼泪摇摇不欲下，心中的凄凉更无限地增加，这一年来所蒙的揶揄与欺骗，益发在脑中旋转了。

“小谢，这里！”夏震望着文伟在板桥上向村里走。

“啊，我正要见你呢！”小谢回身走来。

“事情如何？”他握着夏震冰冷的手。

“明晚走，房子已经退了，船舱已看妥了。”夏震无力地说。

“房间多少号？”

“九号。”

小谢索夏震一张名片，把船名码头，舱号具写在上面，告罪一声匆匆又走了。

.....

“啊，他是如此么？”然而小谢当前就到他孤凉的室中，带着一篮热腾腾的鸡蛋，说给夏震在船上吃的。他们俩说笑一时，久又凄然，突然长风摇击这垂死的树枝，夏震低声唱出一曲名 Some day-I'll make you love me 的美国恋歌，小谢也讲了一段极缠绵的 Romance。这个故事，他在什么地方哪见过，是叙述一个强毅的孤女，与一个青年互相爱慕，后来她的叔父侦知，希她与另一个青年贵族

定婚。她踌躇是遵从老人的希望呢，还是逃走呢？这样独自寻思，又不敢详告她的爱人，虽是佯与那青年决绝，只求多给时日与这贵族交友，她无日不与恶魔来往，也无日不在窥伺。至终为侦知，这奸狡的骗子原已有妇了。她将他的恶行函告他的妇人，这贵族终归回到他的妇人那里。小谢说得如此气动，讲到这孤女中夜怎样徘徊筹思，每次遇见她的爱人怎样犹豫，竟不顾夏震的目光竟为之凝滞了。

彤云迷漫着天空，仰望已无一点星光。冷气中红热的面颊偶觉出冰冷的雪水落在上面。大概正在雨霰吧。夏震在洋车上昏沉地觉着一阵颠扑。一条灰暗的街灯，忽然满目辉煌的灯光。汽车在地上的闪影喧嚣，车轮辗地的响声。他默想“引人思恋的B地哟，大概我便是这样别离你了！”

舱里空气果然温暖些，一进九号的房间内，由汽管蒸发的热气使红冷的耳轮，渐渐地烧得有些辛辣的痛感。电灯强烈地闪耀着，如鹅绒的地毯，似乎也射出它鲜艳的光色。夏震的行李俱收拾停当了。对面的床位上也铺上雪白的床单，淡青绣花的厚枕，细巧的梳妆盒，粉红粉扑俱整理在一堆。

“怎么，这是女人的床铺！——不对，昨天我亲眼看见是一个姓马的住。”夏震要出门向船员交涉。“不要着急，这是我办的，事前因忙没有告诉你：这是我的学生的，他也要到H地，所以托你途中多多招呼她。”小谢不在意地瞧着他。